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濟九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悅禪師法嗣六十二人

初潭應乾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齊九

園通可僊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栢子德嵩禪師

永山志傳禪師

開元志添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衡微道祥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褒親宗諭禪師

龍泉變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慧圓上座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內翰蘇軾居士已上見錄

福嚴惟鳳禪師

承天德綏禪師

崇福德徽禪師

東林思度禪師

廣教德方禪師

雙林道基禪師

無相繼才禪師

鹿苑景深禪師

壽寧成則禪師

資福懷實禪師

興化以弼禪師

萬壽智圓禪師

景福惟潔禪師

隆慶志深禪師

祥符智先禪師

普門子翊禪師

勝光清宥禪師

仁王智誠禪師

安國慶常禪師

慈姥嚴諒禪師

長松山錦禪師

東禪道極禪師

上藍希肇禪師

第一九六册

靈泉仁美禪師

勝葉有通禪師

妙果法喜禪師

護國康禪師

興化愈先禪師

慕山覺能禪師

法雨元謚禪師

廬岩崇禪師

大寧道才禪師

清城清傳禪師

清化從璉禪師

羅漢省賢禪師

已上
五十八
無缺

分寧洞微禪師

報恩明昌禪師

岳林圓明禪師

慈母子詠禪師

乾明載昌禪師

衡山善致禪師

洞山永邦禪師

斗方慶禪師

太平普禪師

雙峯省琮禪師

佑聖宏禪師法嗣三人

智度一禪師

瑞巖智禪師已上
三人無缺

雪竇真榮禪師法嗣一人

雪峰大智禪師已上
二人無缺

智者嗣如禪師法嗣四人

清九

永天澄月禪師

淨土可嵩禪師已上
三人無缺

白雲端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五祖法演禪師

琅邪永超禪師

崇勝珙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

至

華嚴虛外禪師

寶林文慧禪師已上
二人無缺

雲蓋智本禪師

保福殊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

已上
六人無缺

天柱慶凝禪師

太平慶清禪師

浮山鴻璉禪師

谷山廣潤禪師

香山慧常禪師

甘露巖義禪師金鉢

東林照覺常惲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寶峰應乾禪師姓彭氏袁州萍鄉人遍歷諸方晚至照覺禪師泐潭法席久之

未蒙印可示以鳥窠吹布毛因緣殊不曉解一日豁然悟旨乃成頌曰潦到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挂烟蘿布毛取出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照覺可之自此推為上首照覺受命東林遂以師繼法席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曰踏著石

頭硬似鐵僧云還許學人進步也無師曰點滴依前落二三問得旨忘言歸家穩坐未審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閑看白雲生碧落靜聽流水過青山僧云玉見火時光轉潤蓮花在水葉長乾師曰更須高著眼問孤貧鉢赤一物俱無還識渠麼師曰不識僧云每日

清九

三

上來下去為甚不識師曰渠無面目僧云與和尚同恭去也師曰同叅事怎生僧云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直須與麼因浴佛僧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那箇是真佛師曰殺好一問僧云銅鐵之象且致今日浴那箇佛師曰煮煤不爛問金毛踞地百獸潛蹤學人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來乞師指示師曰腦裂僧云學人未曉師曰
猶自不知休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大衆笑你
問春風拂拂春鳥關關香嚴竹方翠靈雲花
未殘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千峯競秀萬壑
爭流僧云時節既彰祖意教意如何顯異師
曰基法師鼻孔僧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居士
吸盡西江水師曰須是具眼師乃曰天上月
圓地下月半吞兮吐兮知君錯筭昨夜清風
落太虛珠璣逆灑蒼崖面霰雪交飛竟若為
少林從此露風規喝一喝又曰金風振野古
佛嘉猷玉露垂珠道人活計溪邊漁父盡唱
無生曲領上石人時敲布鼓殊不知月裏麒麟

看北斗楚王城畔水東流住住是甚麼二三
四七八九拈得鼻孔失却口師於紹聖三年
庚子示疾沐浴淨發說偈曰鋒鋷點滴休相
許目病空花徒指注六十二年浮世人踏翻
海嶽重歸去言畢而逝
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桂州永福縣人姓
毛氏本州菩提寺受業初謁慶閑禪師稍悟
玄旨次參照覺頤息所疑出世開先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心僧
云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
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入定僧云孤負
古人師曰罕遇知音問法輪工已畢推轉意

如何師曰活鱖鱖地僧云法不孤起仗境方
生師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僧畫一圓相師曰爭奈諸聖眼何問有人問
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意旨如何師曰
猢猻入布袋鐵筋擊烏龜僧云不觀雲中鴈
爭知沙塞寒師曰千眼大悲觀不得無言童
子暗嗟清九嗟僧云為什麼如此師曰祇為如此
乃曰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飢入聖超凡大
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外馳求
水中捉月乃以拂子拂一拂曰適來許多見
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
曰鐵牛不繫欄邊草直是須彌頂上眠擊禪

牀下坐又曰和風習習春日遲遲山花灼灼
澗草離離紫燕雙飛大野黃鸝對語高枝袖
僧到此如凝滯無限春光付與誰喝一喝又
曰彎石擊弓架與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
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
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什麼良久曰放
過一着又曰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獨露一心
撥開萬象一大藏教幾張拭不淨故紙從上
古佛一隊多知解阿師自茲截斷衆流更不
百城遊歷還有與麼衲僧麼良久曰點即不
到又曰有人說得一丈一寸也行不得有一
人行得一丈一寸也說不得有一人行得說

得有一人行不得說不得此四人中華歲欲覓一人為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又曰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悲子華藏慙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唧唧又上堂喝一喝曰三月青

清九

五

春強半溪山雨散雲飛庭花自開自落梁燕雙去雙歸復云木中有火不鑽不出砂中有金不淘不得心中有道不學不悟遊方行脚喚作道人還曾悟道麼良久曰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師材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有照覺之

遠風在開先幾二十年初苦痰癖屢求去而不可臥病坊者三年一旦起將梵剎而鼎新之迄九年而成窮極壯麗見者駭歎素善黃太史魯直魯直戲謂師為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云

廬山萬杉紹慈禪師姓趙氏桂州人十八受

具十九遊方久參摠禪師一日侍立次問世尊付金欄外別傳何物摠舉起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摠以拂子慕口打師擬開口摠又打師忽然有省遂奪拂子禮拜摠云汝見何道理師曰拂子屬某甲了摠云三十年老持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名聲藉藉推為東林

上首遂出世萬杉僧問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意旨如何師曰特地光輝僧云兔角點開千聖眼龜毛拂盡九衢塵師曰寒山拊掌僧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師曰闍梨還接得也未僧云蓮社老師親得旨人間天上盡蒙恩師曰蹉却話頭問千聖共傳無底鉢曹溪路上許誰同如何是無底鉢師曰千人越不出僧云萬里遊滄海所逢倒撒波師曰不是弄潮人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正當恁麼時印即是不印即是師曰看取爐中鐵彈子僧云忽然打破又作麼生師曰須知痛痒僧云今日得遇和尚師曰語

脉裏轉却乃曰陽鳥啼春觀音尸啓清泉照月毘盧界彰鶴鳴峰頭聲聲不別散珠亭上顆顆圓成乍隱乍彰不撥自轉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看良久曰可笑猿猴探白月不知真箇有蟾蜍下坐又曰赤水之珠清江之月猿猴競探徒爾迷蹤固象無心超然自得所清九謂視之有餘光攬之不盈手出沒無窮往來無際然雖如是下坡不支快便難逢乃喝一喝拍一拍云赤水之珠清江之月瓦解冰消象中還有英靈變豹者麼出來救取一半良久曰可憐此意無人會却使陶潛暗皺眉又示衆曰玉溪不會棹紙識諸方病葛下霹靂

散轉殺也不定左丞蔡卞護師真云靈光頭
頭顯現獼猴亦背一面着人欲識師真打破
鏡來相見

東京褒親佛海有瑞祥師姓陳氏興化軍仙
遊縣人幼異塵俗默坐終日父母奇之捨令
出家依東京景德寺重全上人為師落髮受
具造黃龍南禪師法席南公曰汝為人事來
為佛法來師曰為佛法來南公曰若為佛法
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
得惱亂人南公器之然師終未徹後依泐潭
總禪師始悟玄奧給侍久之衆推上首出世
安州太平旌德被詔住東京褒親祐宗皇帝

五七入內賜大覺師名百日入內又賜佛海
禪師號開堂問答罷師曰問得亦好不問亦
強一問若不達翻成戲論法問若有有吞亦
隨撥為什麼宗乘道着千聖遠步寶杖敲時
三乘失轡蓋為此事似秦鏡當臺千里邪心
自怖如鎖鑰在袖百億魔軍碎膽直得大聖

諸九

七

不說說迦葉絕聞聞大底祇要諸人回光返
本欲念收心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
湛寂妙用恒沙物我混同有人便於此承當
得猶屬抱橋柱澡洗及乎捨之似萬里望鄉
關執之隨在魔至境界喚作迷時人逐法悟
後法隨人蓋無私法要千古同規一句同操

唯人自鑑到這裏若會得便見終始一如古今齊致至於趙州庭栢清風長在若不會得便見雲門堯子天地懸殊於是不不得已便乃琉璃殿上日午打更無景林間秋行春令何也妙體雖然無異妙用蓋有多門是故釋主能仁應迹迦維引悲沙界神通妙力不可思議蓋為群生日用三昧而不覺業識茫然而莫返遂致前境紛紛本原錯雜絲是金匱久默斯要於不二境作大佛事入寂此土經綸三學道洽大千化均百億言滿法界榜籠群生敷玄籍以曉果因垂天真以育情性無何機有大小乘分頃漸故使資叢者可以推微

遲著尋端見緒然後為散亂者誠之以定慧耽諸樂者示之以無常樂小法者導之以大方計諸見者論之以無動泥名相者開不二門此豈不以因言入道藉教明真一心皎然萬德咸著良為於此末後却曰如標月指空拳論實意如此興慈大似有過無功未如我金色頭陀隨身活計瑠璃鉢盂傳來無底任是千眼大士莫窺其狀達磨所有生涯大庾嶺頭擲下設有萬夫之勇提之不動後來風幡事起捲簾義彰佛手難藏驢脚自露所以兒孫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放一線道便有紹續門風聯輝祖談佩無我印開不二門致得

向上金鷄樹米一粒遍濟十方真如莊內良駒獨出踏殺群魔所以人人盡道摩竭令後承當者少支那玄響應之者稀大衆若據如斯見識一何少哉祇如知滋味識痛痒至音決勝負寧無一箇半箇且道能如此者是什麼人良久曰禪關已得裴公達祖意寧無

清九

謝守評下坐又曰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具是一切法故權為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窅嘿為佛事使學者羅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為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為坐而

示佛事使學人不看佛求故勘破了句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是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為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

廬山圓通可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覓牛僧云爭奈學人不會師曰叅取不會底上堂良久曰恁麼散去早是不着便那堪長老鼓兩片皮搖三寸舌說東道西指南言北轉沒交涉何故如此說則乾坤大地該括微塵收則纖芥無差絲毫露苟或獨超象

外番等太虛便乃終日說事不為事所礙古今三世儼爾目前曲直條然是非有辯能和光同塵隨邪逐惡恁麼說話也大無端忽有箇傑出叢林恒赫禪者為衆竭力出來掀倒禪床唱散大衆將長老推向階下也許他有夢氣息有麼既無老僧倒行此令拄杖打禪

齊九

九

牀一下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僧云菩提本無樹向什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着力僧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鑰石問一念萬年十方坐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斷學人特伸請益師曰先付德山後與臨濟僧云悔伸一問師便打問祖意西來請師舉唱師曰達磨當年無如是事僧云和尚莫教話隨師曰却被上人勘破僧云爭奈文彩已彰師曰向你道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僧云恁麼則寒潭浪靜蒼龍宿玉葉婆娑彩鳳棲師曰先記摩騰後思盧老問摩竭正令此日全提如何是摩竭正令師曰喝散白雲擊破虛空僧云恁麼則衝開法王陣打破祖師關師曰更須着力僧云善然者讓老馬駒初出廐存師聖箭不離弦師曰也不消得僧云灼然水灑不着師曰

第一九六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誰肯便回頭師乃曰法王行愛草木生輝大海騰波須彌發峇玄機未發紙恐眼雲不深大用纔彰便出白蓮社裏所謂隨方作主寧賴守株把住放行自由自在縱有連天瀑布不來耳畔生宜任他雙劍峯高免向眼前為礙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大衆且道那箇是光明底事良久曰木山打鼓聲猶在自此廬陵米價低以拂子擊禪牀又曰菩提無相相覆大千法性無言言滿天下所以觀音從聞得道彌勒因見悟心祖師門下有何境界便得動止無礙良久曰國師不見客侍者出山門

黃州栢子山德嵩禪師僧問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高著眼僧云法不孤起師曰露柱上薦取僧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曰知心有幾人乃曰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迹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什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朶再逢春廬陵禾山甘露志傳禪師上堂曰牛頭沒馬頭回劍輪飛處絕纖埃南北東西無異路休言南嶽與天台所以未離廬阜祇見五峰勢險三峽聲雄自牧庵中隨緣度日便道涅槃城裏坐致太平解脫坑中未可安身立命及

到禾山也見凌霄峰上雲自卷舒羅漢洞前
溪聲浩渺三門佛殿無異諸方厨庫僧堂仍
皆舊轍便好拗折拄杖高掛鉢囊與諸禪德
踏露地白牛遊壺中天地物外山川唱村田
樂且恁麼過時假使諸佛出興於世地搖六
震天雨四花終不能管得也不疑着渠且道

山僧有何長處便恁麼直良久曰白雲乍可
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泉州開元真覺志禪師姓陳氏本州人因
遊東林謁提禪師一日室中示吹布毛因緣
師於言下開悟乃呈頌曰老師曾把布毛吹
舉慶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處嶺頭遙

指白雲飛元祐初游京師徐國大王聞師道
風一日遣使召師入宮小參示衆曰昆盧遮
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後曠劫來輪
轉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來無性
無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無正法
之可分何像末之為間故知法界衆生無成

齊九

十一

無壞自性本源是佛然雖如是據衲僧門下
天地懸殊既有生而滅復有去而有來正像
末法既無差性相昭然而可觀於其中間無
有成佛無不成佛於般若無所間然直饒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神邊過於
鷲子辯智勝於滿慈到這裏也須結舌亡鋒

良久曰國今已傳清宇宙人人各賀太平王又問如何是佛法底事師曰見性即是王曰如何得見性去師曰不離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皆是古佛道場王遂領悟密契宗風即命四禪入宮陞坐復求印可飯千僧闍大藏以為慶讚及奏宣仁皇太后賜師真覺禪師號固辭不受賜磨衲袈裟御筆題金環懷鉤云賜真覺道者當來同成佛果諸宮嬪賜紫衣四十餘道回奏徧賜諸方禪律指宗上仙復於福寧殿陞座賜真覺大師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僊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

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為復是達強即弱為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拂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休老大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着懸絲異目趙宗亦難承紹堅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覩得便

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南嶽衡嶽寺道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

有九

十二

直和尚如何為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龕茶淡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東京褒親旌德寺論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庭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着忙香茗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即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夢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祇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技引蔓說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水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城心學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恭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祖插定釋迦鼻孔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嶺

第一九六册

鞋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兔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樵魯然勤課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將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

卷九

十三

之一日行殿庭中忽乏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若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茶甞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

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古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提柳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

後過金山有寓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瓊州

雪竇真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樹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

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婺州智者山嗣如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臻

陽戀幽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紫

米貴臨示寂有頌曰去也何之住兮何所去

住何從楚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舉銀潢夜

白孤蟾吐言畢趺坐而逝

婺州華藏虛外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當進欲借看師曰剔起眉毛僧云見後

如何師曰多少分明師將順世有頌曰少年

石女握金環獨角犀牛入華山波旬拊掌呵

呵笑碧眼胡兒渡鐵關言畢趺坐而逝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婺州淨土可嵩禪師將順世有頌曰靈木無

根止斗有柄大海波瀾是余壽命八尺丈六

誰凡誰聖若問去處春行秋令珍重諸賢形

端表正言畢趺坐而逝

白雲端禪師法嗣

新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

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

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

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

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

鳴鍾鼓反披袈裟三截笑法師至彼按此義

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

第一九六册

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
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踈其問但誘曰沙
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
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
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
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
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逢過一陣
平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
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
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
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
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

商量甚麼事師點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這
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
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
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潯然
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
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
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誰
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呈
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
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
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
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

清九

十五

在遂衆窺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實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未初住四面還白雲晚居東山僧問鶻第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為甚麼對而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

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為人親切處師曰撥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痒漢問造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我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駟書不到家曰如何是瀉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

無着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索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開如

清九

十六

何是祖師開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蝦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洲人見大聖參上

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維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前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為甚情人來答師曰祇為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羅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為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箇為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

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
曰客是主人相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
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後照
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
起軒轅鑑蚩尤頻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
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清九

十七

大慙不如小慙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慙不
如大慙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
戴曇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
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曾跣足曰

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
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
時節著為个曰東君知子細徧地葳萌芽曰
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
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死却我
古若不向你道即死却我口且道還有為人
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為你吞却抵被當門齒
礙擬為你吐却又為咽喉小且道還有為人
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
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顏諸人逐逐手曰囉囉
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
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着關

換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
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
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
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
千峰列翠岸柳搖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
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
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關正法眼着向這裏薦
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
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挂天下挂地
碗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
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貓兒
十倍上堂太平泥洹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

十年也有人讚歎箇道讚歎是甚麼好箇過
着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敲動唇吻豎
起拂子便作勝鮮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
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
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
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
清九
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
臟無佛處急走過屬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
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
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
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
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還

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堂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少婦掉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麼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為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

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尋宿自為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醃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驢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

十九

十九

節今日這裏技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提豎掃
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喝白
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揔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
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
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
場好笑且道恁個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
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
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
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
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
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為增語或有人出

來道盤山老澹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
爭得黃鸝爲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澹自云
諾惺惺着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
善知識皆同這個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
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
佛若也未識得這個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
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
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
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
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鉞驅馮山牛耕白雲田
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
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麤羹淡飯且恁麼過

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兒與一文示
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送上諸聖以何法示
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
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
甚麼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
雲今日說向近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

落九

二十

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
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
祇為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示
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涂泥土無為無事人聲
色如響鼓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

道恁麼也得不得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
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
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
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
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
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
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
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
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
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
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

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

齊九

廿一

佛子持鉢之持

日彩鳳舞丹青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後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圯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

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
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
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

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
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拙笋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
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
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着舌頭問知師久
藕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

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遶天來者腳踏實地
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着良久曰長恨春歸
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
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
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
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

清九

廿二

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
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
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
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鍾鳴
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竿竿兒孫醒醒醒醒
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
光不歇手把茱萸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
卓一下僧問如何是敲人師子師曰五老峰
前曰這箇豈會敲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
堂頭敲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
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

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現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
爲甚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
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
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
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

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
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
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
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
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

清九

廿三

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
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鼓打瓦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掬大掬小曰客來持何
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
突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闌市裏曰如何
走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

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
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
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
曰出門看埃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
幾曾在梵率西覓普賢好慚愧止討文殊生
受屈坐壓毘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
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芴喝一喝下
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鞞張弓架箭
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来握箭弓三平纔到
擘開臂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那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

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
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
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
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
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
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
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荅曰藏身不
用縮頭歛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遶天王兔
起他不著元祐中徃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
陸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葉
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

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頻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迤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

清九

世出

一辦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不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怱麼怱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

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爇楊岐頂額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連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辦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着便被這漢當面塗糊

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
經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
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
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
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十一

濟九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